



通鑑總類卷第六

宦官門

漢宦官用權自鄭眾始

永元四年。鄭眾遷大長秋。和帝策勲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順帝復位宦官之力

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順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王龔上書言宦官

永和元年。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順帝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順帝。事乃得釋。

良賀不敢薦將

三年。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順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順帝由是賞之。



朱穆以案驗趙忠玉匣得罪

永興元年。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玉匣。冀州刺史朱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屍出之。質帝聞之。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繇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二

朱穆上疏極言宦官

延熹六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桓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

德與參政事。桓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

宦官共讒劉陶

中平二年，諫議大夫劉陶上言：「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今上殺忠蹇之臣，下有焦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

何進召董卓誅宦官

六年，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三

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表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文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不許。中常侍張讓段珪，因詐以太后詔召進，斬於嘉德殿前。袁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官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因進兵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少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讓等遂投河而死。」

漢主劉聰寵幸王沈等

晉建興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王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勲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爲民害。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卞崇。爲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卞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寶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四

劉聰殺太弟義

建武元年。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義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秉甲以備非常。義信之。命官臣皆秉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準以白漢王聰曰。太弟將爲亂。已秉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阼士卒萬五千餘人。夏四月。廢義爲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

魏河間王琛賂宦官得復職

梁天監十七年。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効者。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爲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

唐魏傳弓請誅薛簡

景龍元年。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灑。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五

睿宗召勞李朝隱

景雲元年。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睿宗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

宦官之盛自明皇始

開元元年。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于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

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馬承倩激李寶臣有玩寇之志

大曆十年。代宗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德宗流邵光超受賂

十四年。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德宗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奔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蕭復言宦官不宜委國政

興元元年。蕭復嘗言於德宗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德宗不悅。

德宗復令宦官分典禁旅

初。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卽位。悉以禁兵。

委曰志貞。志貞得罪。德宗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鄭綱言命中尉不當用麻

貞元十二年。以左神策竇文場。右神策霍僊鳴。皆為護軍中尉。初。德宗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德宗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七

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弁統軍。自今皆中書降勅。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官市抑買人物

十三年。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闕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餚者。皆撤業。

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諫宦御史數奏疏諫。不聽。

薛盈珍屢毀姚南仲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爲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德宗。德宗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宿。中夜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八

殺之。沈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日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屍傍。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德宗。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灑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崔發曳中人而被囚

寶曆元年。五坊使毆百姓。鄆令崔發怒。命擒入曳之。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絕氣乃去。數刻而蘇。

敬宗命復繫發於臺獄。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霽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敬宗皆不聽。李逢吉等從容言於敬宗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敬宗乃愍然。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崔元略以諸父事內侍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元略遷戶部侍郎。

劉蕡對策指切宦官

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襲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侍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文宗倚宋申錫除宦官

四年。文宗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文宗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文宗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

申錫誅宦官泄其謀

五年。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文宗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文宗以為信然。甚怒。命守澄捕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十一

訓注以誅宦官為已任

大和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文宗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守澄受佞訓注陰狡

李訓。鄭注。密言於文宗。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甘露之禍

王守澄葬於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文宗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文宗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十一

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迎上扶升輿。決殿後。呆愚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王涯賈餗舒元興等皆收繫斬之。

天下事皆決於北司

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劉從諫誓以死清君側

開成元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加從諫檢校司徒。

從諫欲爲王涯等伸冤

劉從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前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李石請召士良等釋疑

文宗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怊怛。士民不

敢解衣寢者數日。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文宗爲召士良等出。文宗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李石辭位避士良

三年。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文宗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文宗受制於家奴

四年。文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焜。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焜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焜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子

五年。開府儀同三司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

會昌三年。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南北司如水火

大中八年。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時人謂敕使墓戶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十四

咸通六年。諸道進私白者。閩中爲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以宣猷爲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僖宗呼田令孜爲阿父

乾符二年。僖宗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僖宗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僖宗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僖宗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孟昭圖言踈外朝臣

中和元年。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今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順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十五

昭宗疾宦官多不瀟

龍紀元年。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瀟。昭宗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昭宗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昭宗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昭宗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楊復恭專制朝政

大順二年。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

刺使。假子龍劔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訛薄朝廷。昭宗舅王瓌求節度使。昭宗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昭宗知復恭所爲。深恨之。

王建專殺宦官

景福二年。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閩外。先機恐失於穀中。

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十六
乾寧元年。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崔胤譖王搏黨宦官

光化三年。昭宗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昭宗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王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昭宗曰。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昭宗曰。王

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昭宗疑之。貶搏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劉季述廢立

初崔胤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昭宗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相與謀。奉太子立之。昭宗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宦官扶昭宗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以昭宗爲太上皇。進士李愚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

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王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卽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戩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天復元年正月。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

崔胤不欲中官典兵

天復元年。劉季述王仲先旣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宦官門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昭宗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爲左右中尉。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韓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

胤不從。

韓偓不欲盡誅中官

時昭宗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

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倭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灋。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昭宗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崔胤誅宦官謀泄

崔胤請昭宗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昭宗。昭宗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昭宗誼譟。訐胤減損冬衣。昭宗不得已。解胤鹽鐵。

朱全忠來除君側之惡

昭宗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爲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昭宗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惟知嗜利。爲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

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鬪於闕下。臣竊寒心。昭宗但愀然憂沮而已。

韓全誨逼上幸鳳翔

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昭宗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昭宗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昭宗下樓。昭宗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昭宗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十一

李茂貞降全忠謀誅宦官自贖

二年。李茂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上議與朱全忠和

昭宗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朱全忠和。皆不對。昭宗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誼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餓死。正爲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又訴於昭宗。昭宗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

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

朱全忠盡誅宦官

三年。李茂貞獨見昭宗。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昭宗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爲中尉。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誅九十人。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

崔胤奏宦官不宜典兵豫政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宦官門。

道鑑總類卷六

十一

權。上下彌逢。共爲不灑。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昭宗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宦傳詔命。皆令官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後梁龍德元年。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

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後唐以宦者爲腹心

同光二年。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並遣詣闕。時在莊宗左右者。皆給贍優厚。委之重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二十三

蜀王承休建節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王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王許之。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

宦者欲增廣嬪御

三年。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莊宗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莊宗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莊宗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

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

宦官勸帝建清暑樓

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莊宗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讎耻。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莊宗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莊宗卒命允平管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

通鑑總類卷六

五十三

宦官切齒郭崇韜

同光三年。郭崇韜素疾宦者。宦官皆切齒之。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莊宗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莊宗。莊宗使馬彥珪馳請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豐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

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敕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蘄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爲變，益不可救矣。」乃以繼及之命召崇韜討事。繼及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及從者李環，桐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

監國李嗣源命諸道殺宦官

天成元年，監國下敕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凜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勾司，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宦官落髮爲僧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

宦官門

通鑑總類卷六

二十四

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

南漢用事之人皆宦官

後周顯德六年，南漢王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死而宦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近習門

漢王吉言宜謹選左右

神爵元年。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感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李固言阿母宦官

陽嘉二年。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順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蔽。爲政所宜。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近習門。

通鑑總類卷八

二十五

土開國。實乖舊典。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灑則。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又宜罷退宦官。

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王龔欲奏誅張昉

永和二年。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蓋勳與袁紹謀誅孽倖

中平五年。蓋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孽倖。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

符秦王墮疾董榮如讎

晉永和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今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秦王。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

宋營陽王好與左右狎暱

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闈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

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

政歸近習

大明八年。大宰義恭素畏戴瀆興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瀆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但守空名而已。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昇明元年。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王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

朝夕。義隔卿士。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

近習門

通鑑總類卷六

二七

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効。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王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主。相繼屠戮。實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齊六貴同朝勢必相圖

永元元年。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

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救。爭權睚眦。理相圖滅。王上媢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東昏侯數與近習謀誅大臣

江拓等既敗東昏侯。左右捉刀應救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東昏侯遣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初高宗臨殂。戒東昏侯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東昏侯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保。

東昏侯所寵三十一人

二年。是時東昏侯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將軍徐世檮。素爲東昏侯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世檮亦知東昏侯昏縱。密謂其黨茹瀆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瀆珍等與之爭權。以白東昏侯。東昏侯惡其彊。遣禁兵殺之。自是瀆珍蟲兒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敕。東昏侯呼潘貴妃父寶慶。及茹瀆珍爲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爲阿兄。東昏侯與瀆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又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

年十三四。號爲侂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慚息焉。

北齊貴倖陰陷張雕

陳太建四年。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奏度支事。大爲齊王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齊主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會齊王將如晉陽。雕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等。意有異同。長鸞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近習門。

通鑑總類卷六

二九

署。聲云。諫幸弁州。其實未必不及。宜加誅戮。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會章殿。斬雕等於殿庭。

唐王伾王叔文出入東宮

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親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者。陸淳。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王叔文等相依用事

永貞元年。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伾寢陋吳語。順宗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伾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王叔文與韋執誼成仇怨

近習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三十一

貶宣歙巡官。牟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旣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伾叔文之黨始去

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恐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明日

遂謝病不出。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憲宗去吐突承璀

元和六年。弓箭庫使劉希光受孫璿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以承璀為淮南監軍。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鄉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憲宗召還承璀先罷絳相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初。憲宗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憲宗召還承璀。先罷絳相。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近習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三三

張宿以辯口得幸

十二年。初。憲宗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宿招權受賂於外。憲宗欲以宿為諫議大夫。李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者。始宜為之。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乃可。憲宗由是不悅。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上竟用張宿為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為權知諫議大夫。許之。

鄭注得王守澄勢益張

長慶三年。初。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陷。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

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竒才也。將軍試與之語。」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自是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穆宗。穆宗亦厚遇之。自穆宗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李欵奏鄭注竟爲王守澄所寢

大和七年，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熾灼。文宗深惡之，侍御史李欵，閣內奏彈注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灋司。

近習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三十三

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鷲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夔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欵曲諦聽，志倦。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它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欵之奏。守澄言注於文宗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

文宗目李仲言爲竒士

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與鄭注、李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文宗，召見之。仲言儀狀秀偉，個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文宗見之大悅，以爲竒士。

待遇日隆。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文宗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安能俊改邪。文宗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文宗顧王涯。涯對曰。可。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旣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

李珣言鄭注姦邪

九年。以太僕卿鄭注充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文宗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文宗嘗問翰林學士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珣玆江州刺史。

韋溫拒鄭注參佐之請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旣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後梁李琪挾趙張之勢

貞明六年。以尚書左丞李琪同平章事。琪性疎俊。挾趙巖張

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爲相。頃謹密而陰伺琪短。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爲守。頃奏之。均王大怒。欲流琪遠方。趙張左右之。止罷爲太子少保。

後晉李彥韜與嬖倖相結

開運二年。李彥韜少事閻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齊王爲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齊王耳目。齊王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放宮女門

唐太宗出宮女歸親戚

武德九年。太宗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以宮女衆多。幽閤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李百藥言陰氣鬱積致旱

貞觀二年。天火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太宗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明皇選後宮無用者還家

放宮女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三五

開元二年。民間訛言。明皇采擇女子以充掖庭。明皇聞之。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

寵幸門

漢申屠嘉欲斬鄧通

後二年。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逼。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旣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寵幸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三十五

申屠嘉恨不先斬晁錯

時內史晁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灑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宄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

董偃有斬罪三

元光五年。初武帝嘗置酒寶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

武帝稱爲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常從游戲北宮。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武帝大歡樂之。爲太主置酒宣室。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武帝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其罪三也。武帝默然。朔又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灑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武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董君之寵。由是日衰。

寵幸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三十七

金日磾殺帝弄兒

後元二年。日磾長子爲武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武帝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武帝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哀帝欲封董賢而憚王嘉

建平四年。哀帝封董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洶洶。咸曰賢貴。其餘弁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

然恐大失衆心。哀帝不得已。且爲之止。

董賢權侂人主

元壽元年。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卬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哀帝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哀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侂矣。後哀帝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

寵幸門

通鑑總類卷六

三十一

哀帝在酒所。從容笑曰。吾欲灑堯禪舜。何如。王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哀帝默然不說。闔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灑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哀帝雖不從。闔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安帝內寵始盛

建光元年。安帝以耿貴人兄竇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爲列侯。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閭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時王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安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

楊震諫爲阿母修第

延光二年。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

寵幸門

地鑑總類卷六

三十九

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楊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爲一。窮極巧伎。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安帝不聽。

樊豐等詐作詔書發司農錢穀

三年。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

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徙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及帝東巡。還京師。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

寵幸門

通鑑總類卷六

四十一

左雄諫封乳母

陽嘉二年。初順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爲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順帝不聽。

爰延乞遠讒諛之人

延熹二年。桓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王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桓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會客星

經帝坐。桓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媿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寒寒之士。則災變可除。桓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桓帝四侯轉橫

三年。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王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雨墮。

宋惠琳號黑衣宰相

元嘉三年。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

寵幸門

通鑑總類卷六

四二

權要。宿客輻輳。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履。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覲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覲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北魏倖臣用事

齊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脩。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

北齊斛律金不以貴寵爲喜

陳光大元年。齊左丞相斛律金。長子光。及孫武都。並開府儀

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封侯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齊三世。貴寵無比。然金不以爲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爲諸貴所嫉。無寵。爲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時號和士開等爲八貴

大建元年。北齊侍中尚書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王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八人。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儼等。皆言於齊王。請出士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儼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寵幸門。納貨賂。穢亂官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不聽。

寵幸門

通鑑總類卷六

四三

唐僧懷義出入宮禁

垂拱元年。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撻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凜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

之幾死

蘇良嗣批懷義頰王求禮請闈懷義

二年以蘇良嗣爲左相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闈爲給使使教官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官中驅使者臣請闈之庶不亂官闈表寢不出

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

開元四年明皇將幸東都以璟爲西京留守令馳驛請闈遣

寵幸門

通鑑總類卷六

四十三

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疑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王毛仲寵過則生姦

十七年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爲之恐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高力士與王毛仲爭寵

十八年王毛仲侍寵驕恣日甚明皇每優容之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明皇由是不悅是時明皇頗寵任

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纒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上所寵信。

明皇付有司杖殺黃珮

二十一年。有供奉侏儒。名黃珮。性警黠。明皇常憑之以行。謂寵幸門。通鑑總類卷六。四十四。之肉。凡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鄉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卽叱出。付有司杖殺之。

楊貴妃恩遇愈隆

天寶五載。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懌。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戴院中儲侍。送貴妃。明皇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高力士善觀時俯仰

七載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鍾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貴妃寵待益深

九載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郎中吉溫言於明皇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明皇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乃翦髮一縷而獻之明皇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

李輔國譖建寧王

至德元載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官肅宗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俊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肅宗曰倖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俊死於是廣平王倖及李泌皆內懼倖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倖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王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倖曰先生去則倖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樂工李可及有寵於懿宗

咸通十四年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宅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

伶人門 擊毬門附

唐穆宗因擊毬得疾

長慶二年。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穆宗起居。裴度三上疏。且請入見。穆宗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

敬宗數遊宴擊毬

四年。敬宗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敬宗視朝每晏。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官在伶人門。

通鑑總類卷六

四十七

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敬宗。命中使宣慰。令歸。

敬宗擊毬張韶作亂

卜者蘇玄明謂染坊張韶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官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走白上。上狼狽。幸左軍。左神策中尉馬存亮。遣大將康贄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

韶懼而走康藝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

蘇佐明因夜獵弒敬宗

寶曆二年。敬宗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時敬宗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至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敬宗於室內。

僖宗若應擊毬舉當爲第一

廣明元年。僖宗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伶人門。

通鑑總類卷六

四十八

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僖宗笑而已。

僖宗令四人擊毬賭三川

崔安潛鎮許昌。田令孜爲陳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在神策軍。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僖宗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後唐莊宗多寵伶人

重光元年。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或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

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莊宗悅。厚賜之。莊宗嘗敗於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莊宗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

周匝乞二州以報恩

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莊宗每思之。入

伶人門。

通鑑總類卷六

四九

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莊宗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莊宗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莊宗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狎侮臣下門

宋孝武帝好狎侮羣臣

大明七年。以王僧朗爲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爲尚書僕射。孝武帝每因宴集。好使羣臣白相詡訐以爲樂。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孝武帝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太衰。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儉。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顏師伯爲齷。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路以爲歡笑。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唐褚遂良勸太宗禮其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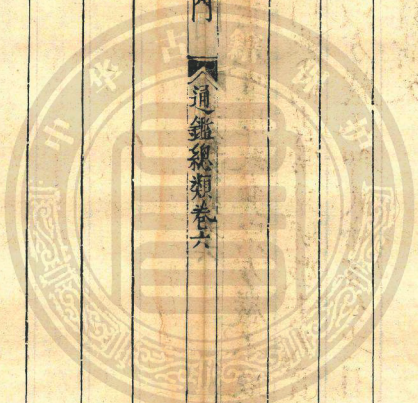
貞觀十四年。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

宗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

狎侮臣下門

通鑑總綱卷六

五十一



宗曰知本新其開與飛家會必公

排抑武臣門

北魏張仲瑀抑武人被禍

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懼。莫敢禁。討遂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極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

排抑武臣門

通鑑總類卷六

五十二

東魏高歡不治諸勳貴

大同三年。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

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唐韋雍謂軍士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

長慶元年。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日詣中書求官。崔植杜元穎。不之省。及除張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灑。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王祝不受王琪子姪之禮

排抑武臣門

通鑑總類卷六

五十三

光化元年。王琪引汴兵寇河中。王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汴人走。前常州刺史王祝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爲且入相。過陝。王琪延奉。甚至請叙子姪之禮拜之。祝固辭不受。琪怒。使送者殺之。并其家人悉投諸河。掠其資裝。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

李振深嫉縉紳之士

天祐二年。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

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爲刺史。貶陸扈王溥趙崇王贊爲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再敕裴樞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

後晉李從暉厚文士薄武人

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暉。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旣出郊。作亂突門入排柳武臣門。通鑑總類卷六 五十四

後漢史弘肇惡文士

乾祐元年。史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爲卒。後以弘肇子史德琬領忠州刺史。德琬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黜之。德琬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大然之。卽破械遣之。

史弘肇謂安國家烏用毛錐

三年。朝廷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

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隱帝卒從弘肇議。制以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實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第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